

论菲律宾的梯田文化

刘 勇

内容提要 文章描述了菲律宾高山民族的起源、衣食起居、家庭婚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并从考古学和民族学角度将其与中国百越民族进行了比较。认为,菲律宾高山民族祖先是中国古代的百越民族;高山民族的梯田文化源自中国,是由中国移民带入菲律宾的;菲律宾政府强调民族一体化的政策、外界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在因素的变化,使得梯田文化日益商品化,其前途难以预料。

关键词 菲律宾 高山民族 梯田文化

菲律宾是一个岛屿众多的国家,7107个大小岛屿在辽阔的海域中星罗棋布。由于岛屿过于分散,且各岛上的平原、丘陵、高山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别较大,因此自古以来各岛屿之间、岛内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居住在一些较偏僻的岛屿或较偏僻地区的少数民族仍沿袭着他们祖先的生活习俗,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其中,一些岛屿高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因世代垦耕梯田所形成的梯田文化,就具有非常独特而又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特征,在菲律宾众多种民族文化中别树一帜。

一、梯田的修筑者——菲律宾高山民族

在菲律宾的吕宋(Luzon)、民都洛(Mindoro)、巴拉望(Palawan)、帕奈(Panay)、棉兰老(Mindanao)、苏禄(Sulu)等岛屿的高山地区,分布着许多梯田。这些梯田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令人叹服的垦耕技术而闻名于世。它们的修筑者,就是世代生活在这这些地方的菲律宾高山地区的少数民族(以下简称高山民族)。

菲律宾的高山民族由30多个民族组成,人口约190多万。吕宋岛北部山区有阿帕耀(Apayao)、伊富高(Ifugao)、卡林加(Kalinga)等10个民族,棉兰老岛山区有苏巴努(Subanon)、蒂鲁赖(Tiruray)等10个民族,其余高山民族大都分散在民都洛、巴拉望、帕奈、苏禄等岛屿。¹这些高山民族都属于蒙古人种马来类型。关于菲律宾原始民族的由来,菲律宾考古人类学家拜耶(H. O. Beyer)教授有著名的“七次移民浪潮”学说,^④认为现代菲律宾民族之祖先基本发源于古代中国南部和东京湾地区,通过七次移民浪潮迁入菲律宾,其中高

¹ 参见陈鹏:《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37—247页。

^④ 拜耶教授所著《菲律宾及东亚考古与太平洋诸岛人民起源之关系》和《依岛屿及省份分类之菲律宾考古纲要》(英文版,马尼拉,1948年)两书对七次移民浪潮有详细论述。

山民族的祖先是随第六次移民浪潮移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500 年。伴随着移民浪潮,当时已出现于中国南部的梯田文化遂被中国移民带入菲律宾。进入现代,高山民族由于居住在深山地区自给自足的村社里,文化较为落后,普遍对现代文明保持着一定的戒备心理,至今仍沿袭着许多原始风尚,尚处在半开化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高山民族曾有过野蛮的猎人头风俗,他们往往因为求婚、复仇,或为了求得尊敬和公平待遇,而采取最原始、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杀人,再取其头颅,以作人头祭。尤其是生活在吕宋岛北部山区的伊富高族人的猎人头风俗,令平原地区的民族深为恐惧。这种事情多发生在相距较远的不同民族之间。随着时代的发展,猎人头风俗已逐渐被摒弃,但一些高山民族还保留着头祭仪式,大多用水牛头替代人头。

在与外界社会渐增的交往当中,存在着高山民族被现代文明社会逐渐同化的趋势。但是,民族的同化过程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所以菲律宾政府在对高山民族强迫同化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高山民族对同化政策的抵触心理,于是对高山民族与外界社会所发生的矛盾和纠纷采取了一定的怀柔政策,且将他们世代修筑的梯田以及因垦耕梯田而形成的梯田文化视为菲律宾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加以重点保护。

二、梯田的垦耕及其梯田文化

1. 梯田垦耕

高山民族的祖先利用原始的劳动工具在群山之中开筑出蔚为大观的层层梯田,并修建水渠或以水车引山泉、溪水灌溉,用木犁翻耕和水牛踩耕,然后种上水稻。梯田的开辟,尤以阿帕耀、伊富高、卡林加等民族居住的吕宋岛北部科迪勒拉山区最为集中,其中伊富高族人在巴纳韦(Banaue)附近所辟梯田规模最大,面积约有 400 平方公里,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工程之一。¹ 1940 年,菲律宾历史委员会在巴纳韦梯田区所立的石碑上写道:“伊富高梯田面积几及 400 平方公里,假若将其相连一起,其长度将超过地球圆周之一半,……此梯田为菲律宾群岛历史上最古者。据史家考察,该梯田乃伊富高族人费时愈 2500 年所筑成者。”“伊夫高梯田乃世界梯田中之海拔最高、最辽阔及最坚固者。”^④ 这些梯田由山脚的河床直达山顶,整个山坡呈阶梯状,每级修一行或数行大块田地,每层梯田之间都以巨石垒砌,平均高达 4—5 米,从山下望去,犹如一个巨大的半圆形歌剧场,被平原地区的菲律宾人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美国著名的旅行家弗兰克·G·卡彭特(Frank G. Carpenter)在《菲律宾群岛与夏威夷群岛环游记》(纽约,1929 年)中写道:“梯田的总面积等于 160 英亩的田地三千处,田岸的总长度有中国长城长度之八倍,墙之高者五丈,水渠之长者数英里。……在尼罗河流域中,我研究过农民奇异的成就。我曾经在秘鲁旅行,目睹那里的人民曾把泥土扛在背上,在安第斯山的山坡上筑成灌溉农田的情形,但是以我最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到像这些裸体的猎取人头的伊富高人的梯田如何筑成。”^④

在西班牙人统治之前,吕宋岛内湖地区附近的山地也有大量梯田存在,其规模并不逊色于吕宋岛北部山区。概因 1603 年华侨起义失败后遭西班牙统治者大屠杀,^{1/4} 一部分华侨逃入山中,使得西班牙殖民统治当局对离马尼拉较近的内湖地区疑虑重重,决定把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迁往环湖沿岸,这些少数民族世代代辛苦经营的梯田遂遭到破坏。菲律宾独立后,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迁回山地继续垦耕梯田。

¹ 参见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3 页。

^④ 郑玉书:《中菲历史文物之梗概》,载《台湾风物》,1961 年 2 月第 10 卷第 2 期。

^④ 转引自刘芝田:《中菲关系史》,正中书局,1980 年,第 198—199 页。

^{1/4} 参见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第 89 页。

梯田的开筑、堤围的修补、田地的翻整及泡灌等重活,主要依靠男劳力;妇女则承担插秧、除草等细活,劳动强度也很大。由于工具简陋,许多高山民族仍保持着原始的集体协作式劳动方式。高山民族除种植水稻外,还种植甘蔗、玉米、槟榔、豆类和蔬菜等。

2. 梯田文化

所谓梯田文化,顾名思义,是指高山民族在梯田垦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行为、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知识能力的表现和创造。

衣食起居 高山民族因身处热带,所以穿着简单,一般男女都袒露上身,男子下身穿着一条T形兜裆布,妇女穿着类似裙子的纱笼。也有个别民族的男子仅在腰间围一块布,女子则以极短的筒裙遮身。近些年来,他们逐渐改变了裸露上身的习惯,而穿上了短袖衫。

由于梯田里主要种植水稻,高山民族以大米为主食,兼食甘薯和玉米。他们将米放入瓦罐或竹筒蒸煮,熟后用手抓食。小鱼、薯苗、豆苗等用盐水煮熟后即可当菜,肉多用火烤,各种菜肴很少煎炒,辣椒则每餐必备。许多野生动植物也为其食用,动物有野兔、白蚁、青蛙等,植物约有五六十种。值得一提的是,槟榔对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嘴里经常嚼着槟榔,槟榔还可以作为礼物交换,在结婚仪式中敬嚼槟榔更是必须的事情。常嚼槟榔的结果是牙齿漆黑,有的民族干脆把牙齿染黑以为美,此种习惯至今尚存。

高山民族的村庄一般为8—12户人家,大的村庄则有数百上千人口。住房多是高脚屋(即“干栏”,如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形状为正方形、八角形或圆形,也有巢居(在树上修建的房子,如吕宋岛上苏巴努人和蒂鲁赖人的房屋)。高脚屋以木为柱梁和栏杆,屋墙多用竹片编成或用木板拼成,以茅草封顶;设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喂养牲畜及放置农具;屋前有晒台,屋底柱脚上端套有大圆盘或倒置的陶罐以防鼠、蛇入室;屋内又设有小阁楼,储存粮食及杂物。大多数屋子有前后二门,甚至三门,沿梯而上,晚上则将梯子收起,以防敌人或野兽侵袭。关于一屋三门,刘芝田先生认为:“如遇敌人来攻时,屋里的人可从多方面逃出,以混淆敌人的耳目”。¹以前,在屋子正面墙外还悬挂着敌人的颅骨和作牺牲用的水牛头骨。

家庭婚姻 高山民族家庭的组成形式大小不一,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但很少有超过三妻的家庭)。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第一个妻子享有特权,其所生之子继承全部家产。高山民族的婚姻有父母包办和自由恋爱两种形式,现在大多数青年找对象结婚流行自由试婚。每个村子都有“少女房”(供青年男女约会的房子),伊富高族人称之为“阿加芒”,邦都(Bontok)族人称之为“奥拉”。由父母包办婚姻的男女,一般到十四五岁时就正式成婚了。由于高山民族认为结婚的首要目的是生儿育女,所以青年男女在正式结婚前,试婚多次的现象不足为奇,而结婚后在女子怀孕之前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除婚约。近亲通婚一般遭到禁止。

宗教信仰 绝大多数高山民族是万物有灵的信仰者。他们崇拜太阳、月亮、山河等自然物,崇尚图腾,崇敬祖先,朝拜祖先偶像。^④他们还信仰神灵,认为人和动物死后都有精灵,精灵有善恶之分,都是崇拜的对象;在各种精灵之上是创造宇宙之神,它至高无上、主宰一切。伊富高族人把宇宙分为五块境界:大地、天上、地下、上界河、下界河,神鬼充满其中。至于宗教仪式,总是与猎头习俗有关,多由祭司或巫师主持。

历法知识 由于生活、生产的需要,高山民族创立了自己的历法,其中尤以伊富高族的阴历法最为出名。伊富高族的历法规定:一年有13个月,每个月为28天,共364天,另设元旦1天,凑成一年365天;每年以稻谷收割完时为一年的结束。专司历法的人为“曼诺诺曼”(Manomnoman),他通过结绳的方式来计算日期,每遇大事件,就以小木块或珠贝等物

¹ 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169页。

^④ 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编著:《菲律宾史稿》,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8页。

夹入绳节中。所积累的计日绳索世代相传。¹

生活艺术 高山民族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取向。所有高山民族都热爱唱歌和跳舞,以此表现劳动场面和劳动过程。每当他们在梯田里劳作时,妇女们三五成群,或十人八人为一队,其中一人领头高唱,其余的人跟着唱,一唱百和,梯田间回荡着嘹亮而美丽动听的歌声,一天的劳累此刻已被抛掷脑后。跳春米舞时,妇女们手持粗大的木棍围臼而舞,手臂和木棍随着乐曲节拍不停地起落,具有很强的节奏感。高山民族还有文身凿齿的习惯,他们在身上刺绘狗、蛇、鹰等动物的形象,多取自所崇拜的图腾。至今,棉兰老岛的高山民族绝大多数仍保持着文身、凿齿和染齿的习俗。

三、菲律宾梯田文化由中国古代百越人传入

一般学者都认为,现代东南亚民族的祖先,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东南部,学术界称之为海洋蒙古人种(Oceanic Mongols)或马来人种(Malayans),菲律宾的高山民族就是其中一个分支。^④中外众多学者通过对多方面材料的综合考察与研究,认为中国东南部的百越民族(以下简称古越人)的一些族群从25万年前至公元500年,由于自然灾害、时疫肆虐、部落战争及其他原因,无法在原居住地继续生息,故而大规模南迁,或是通过陆路(印支半岛),或是通过海路(南中国海),迁至东南亚各地,其中一部分散居于菲律宾群岛。^(四)随着古越人入住菲律宾,他们的许多原住地文化也被带入菲律宾群岛,并逐渐成为高山地区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就有以稻作业为基础的伊富高梯田文化。^¼正如菲律宾著名历史学家赛地(Zaide)教授所说:“我们直接来自中国南部的祖先,首先把灌溉和种稻的方法,介绍到菲律宾来。当加利利的山头响着耶稣圣诞的歌声时,伊富高人民已在他们祖先数世勤劳筑成的梯田中种稻了。”^½

现从人类考古学、民族学两方面,来说明菲律宾的梯田文化是由中国古越人传入的。

1. 从考古发现来看

中国古越先民们在劳动生产中发明了各种生产工具,其中“有段石锛”成为古越人居住的古代中国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大量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台湾、香港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古越人生息过的区域。而在菲律宾的梯田区,“有段石锛”的广泛使用也构成了菲律宾原始文化的有机部分。

从20世纪开始,在中国东南部和菲律宾梯田区相继发掘出“有段石锛”。1929年,中国人类考古学家林惠祥教授在台湾采集到几件“有段石锛”;^¾此后,1936年在浙江古荡,1937年在杭州良渚、福建武平、香港等地陆续出土“有段石锛”。解放后,中国东南地区各

¹ 参见刘芝田:《中菲关系史》,第202页。

^④ 关于菲律宾高山地区少数民族人种的归属,可参见英国人类学家钦氏等合著的《人类的过去与现在》(Man Past and Present, 1920); R. B. Dixon, *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 1930; Steger Beyer Benitez, *A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26; 林惠祥:《林惠祥人类学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凌纯生:《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四) 参见吴华、孙晋华:《关于东南亚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李有义主编:《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215页。

^¼ 参见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½ [菲]赛地著、陈台民译:《耶稣时代的菲律宾》,载菲律宾《华侨周报》17卷25期。

^¾ 参见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5年第3期。

省又有大量“有段石锛”出土,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它是古越人的文化遗物。¹从1928年开始,菲律宾考古学家们先后在群岛各地采集到数量甚多的“有段石锛”,根据菲律宾人类考古学家拜耶教授的进一步研究,菲律宾所发现的“有段石锛”属于较高级类型。^④综合考察中菲两国对“有段石锛”的研究成果,林惠祥教授指出,从“有段石锛”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大陆的形制以初级、中级居多,菲律宾梯田区等地的以高级为多。再参考中国古越人南迁东南亚的事实,他断定菲律宾的“有段石锛”是从中国产生然后传入菲律宾的。

根据拜耶教授的研究,菲律宾的梯田文化当于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或至公元前)经第六次移民浪潮,由中国古越人传入。这段时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楚灭吴、秦始皇灭楚并开发岭南、汉武帝灭东越南越等大事件,中国疆域逐渐南扩,古越人因此大量南迁,有部分族群迁入东南亚各海岛,同时带去大批生产工具,其中就有“有段石锛”。这种判断恰好与林惠祥教授的看法相吻合。

2. 从民族学来看

首先谈谈中国古越人与菲律宾高山民族体质特征的比较。

古越人和菲律宾高山民族祖先的体质,虽然现在难以直接判定,但可以从古越人的后裔现代华南人(特别是闽粤人)和今天的菲律宾高山民族人的体质特征中得到体现。他们的身材都比较矮小,脸型短,须发少,鼻翼宽,肤色暗;闽粤人眼型不斜吊,上眼睑沿着下缘有一道褶(即双眼皮),属于半马来眼;菲律宾高山民族眼型大而圆,不斜吊,属于马来眼。他们体质特征的许多相似处,说明古越人和菲律宾高山民族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再来谈谈中国古越人与菲律宾高山民族民俗的相似之处。

中国古籍对古越人的文化特征有过详细的描述,今古越人后裔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依旧有大量古越人风俗习惯的遗迹。而菲律宾高山民族的民俗,在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一作克娄伯)的《菲律宾的民族》一文中得到具体的归纳,例如:“刀耕火种,梯田,祭献用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等等。^④这些文化特征中国古越人及其后裔民族都有,由此可说明中国古越人与菲律宾高山民族关系密切。现择其中几种比较如下:

猎头 关于古越人食人和猎头人的习俗,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文字记载。《墨子·鲁问》:“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而解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尝其父”。^¼《楚辞》称:“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楚”之“南方”,属于百越分布地区,古越人有食人之俗由此可证。《隋书·流求国》说:“俗事山海之神,祭以就要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骷髏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½《魏书·僚传》曰:“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鬢髻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¾从上述文献看,古越人猎头和人头祭习俗不仅在中国内地分布区域广泛,甚至扩至台湾省。如

¹ 参见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④ 参见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38—339页。

^④ 参见〔美〕克罗伯:《菲律宾的民族》第七章《提要与结论》。译文转引自凌纯生:《东南亚古文化研究发凡》,载台湾《新生报民族学专刊》,1950年第3期。

^¼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

^½ 《二十五史》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八,开明书店,1934年。

^¾ 《二十五史》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开明书店,1934年。

前所述, 菲律宾高山民族的一些族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保有猎人头的习俗。两地的猎人头习俗可视为共同文化的反映。

干栏 我国史籍中记录“干栏”最早的是《魏书》, 该书《僚传》说: “僚者, 盖南蛮之别种, 自汗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 所在皆有, 种类甚多, 散居山谷, ……依树积木, 以居其上, 名曰干阑。干阑大小, 随其家口之数”。其后的《北史》、《通典》、《旧唐书》、《新唐书》、《蛮书》、《太平御览》等书, 都有相似的记载, 其中以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商务印书馆据《学海类编》本排印版)对“干栏”结构的描述较为详细: “僚在右江西峒之外, 俗谓之山僚, 依山林而居”, “民编竹苦茅为两重, 上以自处, 下居鸡豚, 谓之麻栏”。至今, 一些古越人的后裔民族(如: 广西的壮族、侗族、瑶族、苗族, 贵州的布依族、水族, 云南的傣族、景颇族、崩龙族、佤族、哈尼族, 广东的黎族, 台湾的高山族), 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仍有“干栏”的特征。这些“干栏”式建筑的结构, 与菲律宾一些高山民族居住的高脚屋的结构非常相似。菲律宾巴拉望岛上的克诺伊(Ke- Ney)族人依然居住在“树上房屋”, 这种房屋确实像“巢居”, 这大概是早期干栏式建筑的一种。

凿齿文身 凿齿又称拔牙、打牙。古越人盛行凿齿,¹文身也是古越先民的一种习俗, 宋代邕州左、右江地区“其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太平寰宇记》)。古越人后裔仡佬族、傣族、壮族等至今仍保有这种习俗。^④现在菲律宾高山民族的一些族群依然流行凿齿文身。吕宋岛邦都族妇女的胳膊从手腕到肘弯都刺有花纹, 棉兰老岛上的高山民族中绝大多数人仍然保持文身、凿齿和染齿的习俗。

嚼食槟榔、菘叶 对这一习俗, 我国史书早有记载, 最早者当数《汉书·西南夷传》, 此后, 《南史》也有提及。^④现居住于我国云南南部、广西南部、海南省和台湾省的许多民族仍有此习俗。云南傈僳族人已以嚼烟代替嚼槟榔, 但所嚼的烟内仍掺有槟榔根, 这已成为该族许多人的一种嗜好, 平时待客更是少不了。^¼在海南黎族老黎支系中, 从求婚到成亲, 都需用槟榔作中介。^½这些用槟榔待客、作结婚聘礼甚至岁时祭品的习俗完全与菲律宾高山民族的习俗相似。

四、梯田文化的前途与命运

当一种文化受到外部和内部各种因素的负面影响时, 它的继承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 甚至有被瓦解的危险。菲律宾的梯田文化正面临着如此之命运, 其前途令人担忧。

前面谈到, 菲律宾独立后该国政府较为重视高山民族的梯田文化, 但仅是从政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使得梯田文化日益商品化, 被用来为那些猎奇的人服务。大量民族文物被掠夺、拍卖, 就连高山民族神圣的宗教仪式也都是做给旅游者看的。由于菲政府一直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或消灭政策, 甚至可以说是“内部殖民化”政策, 高山民族正在被强迫同化, 他们的梯田文化自然也遭到株连, 因为高山民族消亡的日子, 也就是梯田文化消失的

¹ 我国古籍对凿齿的记载, 可参见莫俊卿:《古代越人的拔牙习俗》, 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第307—308页。

^④ 参见李长虹:《凿齿习俗探源》, 载《人类学论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7年, 第22页; 梁庭望:《壮族风俗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年。

^④ 关于食槟榔习俗, 《南史》十五《刘穆之传》有穆之往妻家, “食毕求槟榔”之说; 《南史》列传三十二《豫章王巽传》: “三日施, 唯香火、盘水、於饭、酒脯、槟榔而已。”

^¼ 参见卢德平主编:《世界奇异风俗大全》,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88年, 第15页。

^½ 参见陈鹏:《东南亚的菘叶、槟榔》, 载《世界民族》, 1996年第1期。

时候。

与菲律宾所有少数民族一样,高山民族对政府强行开发少数民族居住地、强调民族一体化的政策甚为反感,并强烈要求民族自决;要求其祖先的居住地受到尊重,自己能够继承这部分土地;不受现行政策的约束。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加入菲律宾少数民族协商会议组织,通过该组织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改变现实状况,继续保持世代相传的、具有浓厚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

外界影响对菲律宾高山民族继承与发展梯田文化的阻碍是可怕的,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由此产生的其内在因素的变化所造成的该文化自我破坏的现象——梯田被自觉或不自觉废弃的现象日趋严重。

外界影响被美其名曰“现代化”,但对传统文化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化”都是可取的。高山民族要想继续保持传统的梯田文化,适度地抵御所谓的现代文明的侵蚀必不可缺。但是,这对于世代垦耕梯田的菲律宾高山民族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又是何其之难。

与外界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多,给高山民族带来了许许多多新的物品和观念。高山民族、轻视财富的传统被逐渐摒弃,追求发财致富的念头越发深入人心。当高山民族看到让平原地区的旅游者来访可以增加财富、自己所雕刻的木制民族工艺品可以换取大量金钱时,一些梯田被修建成道路以运送游客,大量森林被砍伐用以雕刻更多的工艺品。这些都造成生态资源恶化,特别是水资源日趋枯竭,再加上因从事其他生计而出现劳动力短缺和精力不足,梯田抛荒在所难免。但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高山民族,面对由现代化所产生的几乎不能理解甚至不能控制的现象,¹再有政府的纵容,他们除了想方设法去适应它外,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于是,对于梯田文化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部分高山民族人为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奔走呼吁;而另一部分人要么从事梯田农耕以外的工作,要么前往平原地区自动放弃世代垦耕的梯田和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菲律宾梯田文化的前途更加难料。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dressing, cooking, inhabiting, daily life, marriage and family, religious beliefs, and so 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Philippines' alpine areas, makes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comparisons between these ethnic groups and the Baiyue ethnic group in ancient China, and holds that the ancestry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Philippines' alpine areas are the ancient Baiyue ethnic group in China; the terrace culture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Philippines' alpine areas originated from China and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Philippines by the immigrants from China; that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stresses the integration policy, the external influence and the internal factors' changes hence occurred make the terrace culture increasingly commercialized, the future of the terrace culture is difficult to be forecasted.

(刘勇, 硕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克定]

¹ 参见罗莎娜·罗嘉欣著、贺圣达译:《“世界第八奇迹”前途莫测》,载《东南亚》,1985年第3期。